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4.03.008

AIGC、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就业焦虑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王俊¹,苏立君²

(1.天津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134;2.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失业威胁”的劳动者就业焦虑情绪也随着AIGC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而快速传播。本文从数字生产劳动与AIGC迂回生产链之间的关系切入,指出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等数字生产资料都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物。AIGC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出现技术异化,这是导致劳动者产生就业焦虑的根源。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要变成现实,需满足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条件、技术服务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台资本垄断扩张的市场结构条件。要避免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需要在创新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构建技术进步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和建立AIGC领域共享性财富积累机制等方面进行经济制度建设的探索。

[关键词]AIGC技术;技术异化;劳动者就业焦虑;数字生产劳动;AIGC迂回生产链;数字劳动者

[中图分类号]F249.2;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4)03-0080-12

[引用格式]王俊,苏立君.AIGC、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就业焦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长白学刊,2024(3):80-91.

一、问题的提出

AIGC(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认为是继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成内容)和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之后的一种新型内容

[收稿日期]2023-06-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进程中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0YJC790136)。

[作者简介]王俊,经济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苏立君,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创作方式^[1]。AIGC技术则是可以进行AI内容创作的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的集合。AIGC技术被认为在文字、语音、代码、图像、视频、机器人动作等内容创作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2],甚至可以满足元宇宙场景下的多样化内容生产需要^[3]。AIGC技术具有数据巨量化、内容创造力、跨模态融合、认知交互力等技术特征,数据、算法和算力是实现AIGC的三要素^[4]。作为AIGC技术的代表,文本创作型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5]的讨论。围绕着AIGC会取代哪些工作岗位的讨论,折射出一个客观事实: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劳动者就业焦虑正在全社会范围内加速弥漫。能够将众多劳动者从枯燥乏味简单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AIGC技术,为何会成为引发劳动者就业焦虑的导火索,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技术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在社会经济领域解析人类社会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支点之一^[6]。有学者认为数据主义盛行、客体主体化和算法权力化构成人工智能异化的技术根源^[7]。技术异化只是人与技术之间关系错置的表现^[8],科技自身不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异化的原因,需要对资本宰制科学技术现象加以批判^[9]。技术异化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技术哲学层面的批判值得重视^[10]。但诚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那种想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性内容并理解这一内容如何为社会现实所抹掉的企图,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即从参与历史实践的理论向抽象思辨倒退: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哲学倒退。”^[11]马克思曾强调:“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2][186]}本文聚焦AIGC技术异化问题,对于AIGC技术异化引发劳动者就业焦虑现象的分析,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哲学层面的技术异化批判之上。必须在坚持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这一现象加以深入剖析。

二、数字生产劳动与AIGC迂回生产链的物质基础

(一)数字生产劳动的定义和属性

数字生产劳动是指数字劳动者以数据为劳动对象,运用计算机、互联网等各种数字生产工具,在数据的生成、搜集、分析、计算、存储和传播等生产加工环节中付出的劳动。数字生产劳动仍然属于劳动范畴,因此它具有劳动的一般属性,只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了新变化,数字生产劳动具有以下属性:

一是生产性。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论述过数字生产劳动,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在今天仍然适用。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3][21]}。数字生产劳动借助数字生产工具形式的劳动资料将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化到数据要素之上。作为原料而被耗费的数据要素,其价值被转移到新生产出的数据商品的价值中。马克思还指出,“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13][22]}。在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力被使用的过程,同时是数字劳动者

的数字生产劳动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的过程。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构成数据商品价值中新形成的那一部分价值。数字生产劳动过程也是数据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只要数据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在补偿完这一过程中耗费的劳动力价值后仍能持续下去,这一价值形成过程也会成为价值增殖过程,从而可以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

二是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劳动……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13]60}。数字生产劳动既是抽象的人类劳动,也是具体的有用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数字生产劳动,是由数字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各种数据商品的价值来源;作为具体劳动的数字生产劳动,则直接创造各种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数字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数据商品一方面必须拥有具体的使用价值,可以满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具体需要;另一方面数据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些数据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数字生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数据商品更廉价。因此,作为可以进行市场化配置的数据要素,数字生产劳动的产品,本质上是一种以数据形态存在的物化劳动。

三是历史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12]544,545}。数字生产劳动并非凭空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数轮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爆发推动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产业工人用机器生产机器的生产劳动,正是生产劳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前人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当代人启动社会生产的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当代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产劳动,正在成为生产劳动在社会生产数字化的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当代人的数字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也必将为下一代人创造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奠定基础。

(二)AIGC 迂回生产链的物质基础和价值来源

AIGC技术的运用可以大幅度提高文本、语音、代码、图像等内容产品的生产效率,但AIGC技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AIGC技术以及由这种技术所生成的内容产品,归根结底都是数字生产劳动的产物,是一种物化形式的数字生产劳动。数字生产劳动对于实现AIGC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数据、算法和算力是实现AIGC的三要素,但这些要素归根结底都是数字生产劳动的产物。作为一种内容创作方式,AIGC提供给个人的是作为消费资料的各种内容产品。但参与AIGC创作过程的,并不仅是将AIGC技术服务作为生产工具的内容创作者。AIGC创作过程实质上是内容产品的迂回生产链。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许叫做中间成品更合适些。”^{[13]213}实现AIGC的数据、算法和算力三要素,只是分别作为数据生成者、算法编写者和算力提供者的不同数据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并且这些劳动产品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也只能作为间接中间成品来使用

(见表1)。作为数据加工者的数字劳动者则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间接中间成品当作劳动资料,进一步生产出AIGC技术服务。“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13][214]}AIGC技术服务也只有服务于作为内容创作者的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时,才具有使用价值。作为一种物化的数字生产劳动,AIGC技术服务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作为直接中间成品被消费掉,并转化为内容产品这种新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做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13][214]}。在整个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尽管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中,但都具有相同的劳动产品性质:都作为生产资料而参与到内容产品创作中,这些内容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和消费资料而被创作出来。因此,无论是数据、算法、算力,还是AIGC技术服务,都是数字生产劳动的产物。一旦离开数字劳动者活的数字生产劳动,AIGC迂回生产链就将失去物质基础和价值来源,也就不可能创作出任何新的内容产品和商品价值。

另一方面,AIGC迂回生产链不断增进的生产力,是数字生产劳动过程中分工与协作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是集体力”^{[13][378]}。AIGC的迂回生产链实质上是一种规模空前的、社会化的数字生产劳动协作。诚然,在AIGC的迂回生产链中,作为算法编写者、算力提供者和数据加工者角色而参与数字生产劳动协作的劳动者,相对于社会劳动者全体来说是极少数。但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过程一旦被数据化,并且这些数据被AIGC所依托的数字网络平台所获得,就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以数据生成者的角色参与到数字生产劳动协作之中。AIGC技术服务如果面向大众提供,那么作为内容创作者而参与数字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人数也将极其庞大。规模空前和高度社会化的AIGC迂回生产链,为数字劳动者之间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和更加紧密化的协作创造条件。参与协作的数字劳动者只能作为局部工人承担数字生产劳动过程中某一生产环节上的生产职能。“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13][393]}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数字劳动者分工越是专业化,每个生产环节上的数字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就越是娴熟,劳动工具也越是精密好用,从而使得每个生产环节上的劳动生产率越发提高。这就使得包括所有环节的AIGC迂回生产链获得更先进的生产力。可见,不仅数字生产劳动创造了AIGC迂回生产链,而且数字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也是AIGC迂回生产链持续释放生产力潜能的重要途径。

表1 数字生产劳动的分工和AIGC的迂回生产链

劳动分工	具体劳动内容	劳动产品形式	劳动产品在迂回生产链中的作用	劳动产品性质
数据生成者	生成基础数据	数据	间接中间成品	生产资料
算法编写者	编写和改进算法	算法	间接中间成品	生产资料
算力提供者	建设和维护算力	算力	间接中间成品	生产资料

续表

数据加工者	依托算力,运用算法,加工数据	AIGC技术服务	直接中间成品	生产资料
内容创作者	运用AIGC服务创作内容产品	内容产品	最终产品	消费资料

三、AIGC技术的异化与劳动者就业焦虑的产生

通过对数字生产劳动与AIGC技术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发现,AIGC是数字劳动者进行数字生产劳动的产品,AIGC迂回生产链是数字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外化和对象化的过程。AIGC技术的广泛运用毫无疑问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何AIGC技术刚刚进入公众视野就迅速引发劳动者就业焦虑?AIGC技术之所以会引发劳动者就业焦虑,是因为AIGC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存在技术异化的倾向。

(一)数字劳动者与作为劳动产品的AIGC技术相异化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现象时发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2][157]}AIGC技术逐步走向成熟是数字劳动者长时期地、大规模地进行数字生产劳动的结果,但AIGC技术越是走向成熟,劳动者就越是为自己的工作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感到焦虑。究其成因,这种现象恰恰是源于数字劳动者与作为劳动产品的AIGC技术相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13][418]}AIGC迂回生产链中高度发达的数字生产劳动分工在推动AIGC技术持续迭代升级的同时,也导致变成局部工人的数字劳动者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扮演不同的劳动分工角色。随着AIGC技术的迭代升级和走向成熟,AIGC作为技术,与数字生产劳动相分离,从而与数字劳动者相对立的过程也就基本完成。任何AIGC技术可以完成的工作,就不再需要劳动者投入活的数字生产劳动,从而使得数字劳动者的这种具体的劳动力不再被AIGC迂回生产链所需要。因此,尽管AIGC技术是由数字劳动者创造的,但只要AIGC技术是作为一种独立生产能力去和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相竞争,劳动者就业焦虑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二)数字劳动者与作为生产活动的AIGC迂回生产链相异化

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12][159]}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字劳动者进行数字生产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内容产品。因此AIGC生产链是数字劳动者进行生产活动的直观表现。在生产活动中异化表现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12][159]}。从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字生产劳动过程来看,无论是作为中间产品的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还是作为最终产品的内容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商品形式而被生产出来。“一切商品

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13]104}。通过AIGC迂回生产链创作的内容产品,同样对它们的非占有者(即各种数据商品的用户)是使用价值,而对它们的占有者(即各种数据商品的生产者)是非使用价值。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都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数字劳动者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数字生产劳动并不能直接满足数字劳动者自身的需要,依旧是作为数字劳动者满足劳动以外需要的手段而存在。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产劳动仍旧不是自愿的劳动;数字劳动者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出卖他的劳动力,不是为了在数字生产劳动过程中得到满足,而是为了满足数字生产劳动之外的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因此,AIGC技术所引发的劳动者就业焦虑在本质上是劳动者个人的生存危机:一旦劳动者的劳动力可以被AIGC技术所取代,劳动者用以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随即丧失。

(三)数字劳动者与作为人的类生活的AIGC创作过程相异化

马克思在讨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时曾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12]163}。AIGC技术产生于数字劳动者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之中,作为数字生产劳动对象的AIGC迂回产业链自然也应当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但诚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那样,“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12]628,629}。作为一种内容创作方式的AIGC技术服务,实质上仍是一种由人创造的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机器”。AIGC技术服务的发展有助于将人类从一些重复性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形成专业化水平更高的社会分工创造条件。但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并不会自动扩大劳动者的活动范围,反而有可能限定劳动者的活动范围。AIGC迂回生产链中各种劳动分工角色恰好要求各个数字劳动者拥有不同的特长和专业。这些特长和专业使得各个数字劳动者可以更好地胜任其劳动分工角色,但也导致数字劳动者从一种劳动分工角色转移到另一种劳动分工角色的难度增加。比如,一个算法编写者所需要的专业技能与算力提供者是有很大不同的,选择成为算法编写者的同时就不得不放弃成为算力提供者。数字劳动者越是服从AIGC创作过程中片面发展的分工,其个人生产力就越是趋于贫乏,作为他的生存手段的活动空间也越狭小。于是,数字劳动者就越是会为AIGC技术可能导致自身生存空间的逐步缩小和彻底丧失而感到焦虑。

(四)脑力劳动者与通过AIGC联系起来的他人相异化

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12]165}作为异化劳动的产物,生产资料私有制体现了劳动者与劳动之外的他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支配的生产过程中,“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13]427}。剩余价值不是归劳动者占有,而是由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占有。AIGC技术的异化是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字生产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数字生产劳动的异化也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私有制与AIGC迂回生产链相结合。AIGC技术越是走向成熟,在生产中运用AIGC技术的各种人工智能机器,对于资本来说就越有吸引力。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推动

AIGC技术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大幅缩短各种形式的内容产品创作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显著提升那些过去需要投入较多脑力劳动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述,“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13][495]}。在那些过去需要投入较多脑力劳动的产业部门中,机器运用的暂时技术困难客观上使得劳动者所出卖的劳动力具有暂时难以替代的使用价值。与那些更容易被机器所取代的体力劳动者相比,脑力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生存条件相对稳定,脑力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尚握有一定的主动权。成为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自我奋斗和培养子女的目标。但在AIGC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景象正在呈现:脑力劳动者也将越来越有可能与体力劳动者一样,陷入与机器竞争的境地;其工作岗位和生存条件的稳定性也有可能被破坏,甚至完全丧失。因此,日渐成熟的AIGC技术前所未有地使得大批脑力劳动者陷入“是否会被机器取代”的就业焦虑,使得由AIGC技术所引发的劳动者就业焦虑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四、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的制度条件

在讨论AIGC技术异化如何导致劳动者就业焦虑的基础上,仍需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AIGC技术异化下的劳动者就业焦虑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转变为现实,并对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产生显著消极影响。笔者认为,AIGC技术异化下的劳动者就业焦虑要变成现实,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所有制条件

数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的基础条件。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既以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又拓展了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在大工业和竞争中,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成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12][57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积累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积累的结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范围的扩大。不论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如何,如果这种生产资料不能由资本家占有,资本家就没有动力去积累它。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都是作为各种具体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而被生产出来。生产这些生产资料的过程,也是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产劳动过程:数字劳动者的活的数字生产劳动被转化为物化形式的数字生产劳动,即数字生产资料。数字生产资料本质上仍然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纳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12][579]}。数字生产资料可以被资本家占有,并在资本家手中积累。资本家也就有动力将数字生产资料不断地用于他所控制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推动数字生产资料的积累和AIGC迂回生产链的发展。这正是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的实现方式。

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以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所有制条件,这决定了AIGC迂回生产链的延伸并不会改变数字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弱势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积累的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积累”^{[13]673}。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字劳动者不断投入的数字生产劳动,使得数据不断积累,算法不断改进,算力不断增强,从而使AIGC技术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生产力也不断提高。不断积累起来的各种数字生产资料虽然其价值来源是数字生产者过去的无酬劳动,但资本家对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会成为资本家不断扩大地占有数字劳动者活的无酬劳动的条件。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意味着:不管处于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哪一个分工环节,数字劳动者都不占有数据、算法、算力等数字生产资料;数字劳动者要在AIGC迂回产业链中取得他的生存条件,仍然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数字劳动者仍然只能在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出再生产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并在剩余劳动时间内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原本就处于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弱势经济地位。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和扩大,延续和巩固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条件下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所处的弱势地位,成为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的前提和基础。

(二)再生产条件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往复和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存在,是数字生产劳动者就业焦虑持续存在并转化为现实的微观条件。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结合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仍将继续推动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13]716}。在资本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未受到工资率上升威胁的情况下,资本家没有动力将新的技术引入到他所控制的生产过程中来。但当资本技术构成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积累导致工资率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资本家就会为节约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投入而积极推动新技术的大规模运用,进而使得“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3]717}。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使得资本积累不断推动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AIGC技术之所以能够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相结合,正是由于AIGC技术具有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强大潜力。AIGC技术异化使得这种技术不仅无法成为将劳动者从繁重且枯燥的重复性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武器,相反却成为保障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和工具。AIGC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仍旧沿着使可变资本相对减少的方向运动,从而相对减少各个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结合,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产业后备军累进生产的特殊规律。

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结合以技术进步服务于资本积累需要为再生产条件,决定了产业后备军累进生产推动劳动者就业焦虑转变为现实。一方面,AIGC技术的运用

使得未经专业训练的劳动者也可以胜任那些在过去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劳动者才能从事的岗位。这在降低劳动者的行业准入门槛的同时,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例如,AI技术的运用已经使得很多未受过系统训练的劳动者也可以胜任视频剪辑、图像编辑等工作。另一方面,即使仍然存在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劳动者才能胜任的岗位,AIGC技术的运用也将减少这些岗位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比如ChatGPT的运用就将在文本创作、程序编写、网页制作等众多工作岗位上大幅减少劳动力需求。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13]733}。AIGC技术的运用只要是服务于资本积累需要的,资本家就可以通过引入AIGC技术来加速产业后备军的积累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局面,一方面使得被卷入产业后备军队伍而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况的劳动者,在贫困中极度渴求工作机会和生存条件;另一方面迫使就业中的劳动者,为了保住他们的工作机会,被迫接受长时间加班和高强度工作等形式的过度劳动。因此,只要AIGC技术的运用服务于资本积累需要,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作用下的产业后备军累进生产,就将成为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的推动机制。

(三)市场结构条件

AIGC技术条件下市场结构的垄断特征以及数字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数字生产劳动者就业焦虑转化为现实的宏观条件。AIGC迂回生产链与平台资本垄断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资本的垄断力量,AIGC迂回生产链在市场结构上表现出显著的垄断特征。列宁曾指出,“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14]115}。从前文的分析可见,AIGC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从一开始就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活动。AIGC迂回生产链也从诞生之初就与具有垄断地位的平台资本紧密结合。以推出ChatGPT的OpenAI公司为例,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科技公司2019年以后多次获得来自微软公司数十亿美元的注资,同时微软公司也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为OpenAI公司提供技术支持。2023年初,OpenAI公司推出的ChatGPT技术服务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后,微软公司在第一时间将ChatGPT技术服务集成到Edge浏览器、Bing搜索和Office办公软件等产品之中。微软公司对ChatGPT技术服务的投入极大地增强了微软公司在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搜索服务等行业领域的垄断力量。垄断资本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实力,通过对算法、算力、数据等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以不断迭代升级的AIGC技术服务作为其持续扩大资本积累的工具,牢牢掌握AIGC迂回生产链各个环节中的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过程,由此攫取丰厚的垄断利润。为了扩大对AIGC迂回生产链的控制,垄断资本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展开竞争。但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15]垄断资本对AIGC迂回生产链的控制随着垄断资本力量的不断增强而得到持续强化。

垄断资本力量在AIGC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不断增强,激化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刺激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列宁曾敏锐地发现:“资

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14][23]}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AIGC迂回生产链的形成和延展过程,同时也是生产资料加速增长的过程。AIGC技术服务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要投入更加巨大的数据、算法、算力等数字生产资料。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作为消费资料而被生产出来的最终内容产品,其增长速度远远慢于作为生产资料而被生产出来的数据、算法和算力等中间成品。平台垄断资本控制下的AIGC迂回生产链具有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但是,平台垄断资本控制下AIGC迂回生产链的延展也会加速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进而导致劳动群众消费的有限性。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与劳动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必然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地爆发,劳动者也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可见,平台垄断资本控制下AIGC迂回生产链的延展和数字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的宏观条件。

五、避免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的经济制度探索

从前文分析可见,AIGC技术异化是劳动者就业焦虑的直接原因,只要满足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条件、技术服务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台资本垄断扩张的市场结构条件,AIGC技术异化下的劳动者就业焦虑必然变成现实。笔者认为,为避免AIGC技术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快经济制度建设的探索。

首先,创新数据基础制度,探索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AIGC技术与资本主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以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所有制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AIGC技术,则必然要以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正如前文所述,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字生产资料包括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等内容,根据数据生成者的不同,数据要素可以分为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为此,一是要在数据基础制度创新过程中,推动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实现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产权分置运行。二是在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生产、流通和使用中,分别探索公共数据全民所有制、个人数据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和监督管理制度,保障公共数据与个人数据的数据安全。三是积极发挥国有企业在企业数据的搜集存储、分析加工和授权使用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在企业数据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数据国家所有制。四是相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应当在算法开发、算力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积极探索算法、算力等数字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实现形式。在超级计算机研发生产、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5G移动通讯网络建设等关系到AIGC迂回生产链安全的重要数字生产资料领域,应当确保数字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绝对控制地位。

其次,构建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AIGC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一方面可以绝对地减少各种内容创作性质的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即单位劳动力会生产出更多内容产品。另一方面,AIGC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也可以相对地减少内容创作所需的重复性简单劳动时间,使得劳动者可以将更多劳动时间用于创新性复杂劳动,为劳

动者在生产活动中更加充分展现个性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技术上的可能性。AIGC技术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结合导致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并不是由AIGC技术本身的问题或“缺陷”所导致的。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模式下技术的进步，不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而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AIGC技术大规模应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相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但资本积累的需要使得相对缩短的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者可以按照个人意愿支配的自由劳动时间。在AIGC技术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过程中，应当构建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为此，需要协调物质产品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加大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超长时间、超高强度的过度劳动，更好保障劳动者的休闲娱乐与自由发展权益。

再次，防止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建立共享性的AIGC财富积累机制。平台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快速积累建立在无偿占有数字劳动者的无酬的数字生产劳动基础之上。由于长期存在的不同类型数据要素产权界定不清晰，平台垄断资本在AIGC迂回生产链中凭借对算法、算力等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性控制，在以极低成本占有大量企业数据的同时，还可以无偿使用海量的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占有和使用各级各类数据的平台垄断资本实现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生成海量数据的众多数字劳动者和社会公众却没有相应地取得劳动报酬。这就加剧了AIGC迂回生产链中生产无限扩大趋向与劳动群众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为此，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平台资本和平台企业的常态化监管，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防止平台资本无序扩张，打破“数据垄断”。促进平台企业间的合规数据流转和公平合法竞争，营造竞争、合作、开放、创新的AIGC行业发展氛围。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探索建立共享性的AIGC财富积累机制，保障普通数字劳动者和社会公众的数据要素收益权和处置权。在保障公共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探索社会公众和数字劳动者共享AIGC迂回生产链中数据要素收益的财富积累机制。

参考文献：

- [1]彭思雨.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提速 科技巨头争相布局 AIGC[N].中国证券报,2022-12-08(A7).
- [2]翟尤,李娟.AIGC发展路径思考:大模型工具化普及迎来新机遇[J].互联网天地,2022(11):22-27.
- [3]王诺,毕学成,许鑫.先利其器:元宇宙场景下的AIGC及其GLAM应用机遇[J].图书馆论坛,2023(2):117-124.
- [4]李白杨,白云,詹希旎,李纲.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J].图书情报知识,2023(1):66-74.
- [5]詹新惠.AIGC意味着什么[J].青年记者,2022(24):125.
- [6]许洪位.马克思异化理论与人工智能的现代性救赎[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5-24.
- [7]闫坤如.人工智能技术异化及其本质探源[J].社会科学文摘,2020(11):5-7.
- [8]孟飞,冯明宇.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与当代技术运用的合理界域[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1-6.

版),2022(4):1-8.

[9]孟繁慧,艾志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宰制科技的批判与启示[J].西部学刊,2022(15):21-24.

[10]韩涛泽.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及其诊治——基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观点[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2):150-162.

[1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5.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

AIGC,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Employment Anxiety of Workers: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WANG Jun¹, SU Liju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AIGC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hatGPT is attracting widespread social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The employment anxiety of worker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ings the threat of unemployment” has also spread rapidly with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IGC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production labor and the AIGC roundabout production chain, pointing out that the data, algorithms, computing power, and AIGC technical services in the AIGC roundabout production chain are all products of digital workers. Th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of AIGC technology happen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into real productivity is the root cause of workers’ employment anxiety. Under th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of AIGC, the employment anxiety of workers needs to become a reality, which requires meeting the ownership conditions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digital production materials, the reproduction conditions of technical servic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market structure conditions of monopoly expansion of platform capital. In order to avoid the employment anxiety of workers under th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of AIGC becoming a re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terms of innovating the form of public ownership of digital means of production, building an expanded reproduction model that aims to serve the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stablishing a shared wealth accumulation mechanism in the field of AIGC.

Keywords: AIGC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Employment Anxiety of Workers; Digital Production Labor; AIGC Circuitous Production Chain; Digital Labor

编辑:姜宏洁